

世莫能先至貴國爵并焉彼趙孟之貴非此所謂貴也其貴無敵其富無倫亘古今而常自若也是以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徽宗註曰功成者顯名成者譽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累於物無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疏義曰功累之至於高功之成也然有時而隳焉名修之至於全名之成也然有時而虧焉仰觀諸天日為陽之主月為陰之宗日月運行猶有虧缺況儻來之功名乎聖人達萬物之理知成已俄壞觀成壞之相因知盈極必虛識盈虛之有數非得人之得而起然自得能不累於物而不物於物謙冲持滿無復驕盈之患消息盈虛與

時偕行視富貴如陰影集身蚊蚋過前曾何以為累哉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今夫成出則丁藏甲旺則祭廢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苟知進不知退進退不已知存不知亡保其存而不變知得不知喪既得而患失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蓋有居則有去功成名遂身退則功成不居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執臣之道者可不念茲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二

其二

其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三

其三

太學生江洪疏

載管魄章第十

載管魄

徽宗註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管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

疏義曰魄色所生也其字從白白陰色也入而不變無所之焉則麗於體而有所止矣故老氏於魂言管管言有所止也魂氣所主也其字從云云陽氣也出入合散精神應之則託於氣而無不之矣故易於魂言遊遊言無不之也聖人以神御形不使神為形所累以魂制魄不使魂為魄所拘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積中不敗如時之行寒暑往焉人物

乘之心有天遊超然出乎塵垢之外而周盡一體異乎狹其所居者六徹相因自目徹至於智徹而充塞無外異乎六鑿相讓者知天地與我並生而能外天地知萬物與我為一而能遺萬物出入六合經緯萬方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拘於形體而滯於鬼哉

抱一能無離乎

微宗註曰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人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内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鬼反從鬼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聖人則不然載

鬼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疏義曰道生一一曰水故天一生水於物為精一生二二曰火故地二生火於物為

神物均有氣而精神為氣之始物均有數而精神得數之先則精神生於道矣以昭昭生於冥冥故也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四時散精而為萬物則形本生於精矣以有倫生於無形故也善抱不脫守而勿失則

執神而固與神為一故精與神合而不離蓋以天下之至精為能合天下之至神故也以精集神而不搖其精故精全而不虧以神使形而抱神以靜故神用而不竭以形存神而神將守形故形生而不敝精全而神全神全而形全如日月麗乎天而能久照如草木麗乎土而能有立未嘗離也且人之有生精為身之本精具而神從之則因精集神體像斯具也精出手至陰神出手至陽陰精為水陽神為火水火本無

象也以鑑燧求焉而水火自至則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可知至陰肅肅至陽赫赫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則我身之與天地其本一也然則上際下蟠化育萬物名為同帝理亦宜然奈何倒置之民大愚而

終身不靈重外輕內忘本逐末役已於物失性於俗中心營營不得須臾寧無一息之頃内存乎神蕭然疲役不知其所歸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不能以精攝鬼鬼反從鬼不能以神御形形反累神不能自別於物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不然載鬼以通作則契理抱一以守靜則合道無視無聽惟神是守而抱神以靜不虧其神慎守汝身而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其大無外處乎淵泉而不濡其小無內迎之不見其首孰原其所始隨之不見其後孰要其所終皆一之精通而然也故莊子曰聖人貴精齊之戒焉其曰惟精惟一其知此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微宗註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于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已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疏義曰易於繫辭言夫乾其靜也專乾之所以專以靜故也則專者靜而不雜之謂揚雄於太玄言和柔足以安物柔之所以安物以和故也則柔者和而不暴之謂且人生大化有四其在嬰孩欲慮未充其居也非有意於止也故居不知所為其行也非有意於動也故行不知所之直情任理無機械之心而不藏是非美惡焉故其氣

靜而不雜可以致和而不暴蓋志為氣之帥志壹亦足以動氣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是知專氣本於心之一而不變而已一而不變則萬物無足以撓心而氣自專矣苟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心至于僨驕不可係是猶強梁者不得蔭死尚能如嬰兒乎聖人虛已以遊世凡橫逆之來視之如虛舟飄瓦故能守柔而心無使氣之強則與嬰兒奚擇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蓋至大所以配道至剛所以配義孟子言至剛主行義言之論氣之用也老氏言致柔主復性言之論氣之本也若關尹取其純氣壺子取其衡氣言各有當亦若是而已古之道術無乎不在者以此

條除玄覽能無疵乎

微宗註曰聖人以此洗心則條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

自得也何疵之有

疏義曰古之人以未始有物為未至必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然後為至以條除萬行而不有也以此洗心執有一毫之撓以有言有迹非真必至於忘言息迹然後為真以玄覽妙理而默識也以此退藏於密執有言為之累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無所與雜而不虧其神乘時而為雖過也於時不得不過故過而不悔循理而動其當也於理不得不當故當而不自得何疵之有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微宗註曰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為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已故無為也用天下而有餘

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仁以仁愛民則有愛利之心矣是非非之謂智以智治國則有是非之心矣施教化固未能棄事修法則固未能息迹以此善一世皆未免乎

有為其於無為難矣聖人不然雖有為而不離於無為而為出於無為故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初無心於愛民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初無心於治國故無為也用天下而有餘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徽宗註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豁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獸能為雌於是乎在

疏義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豁蓋雄以剛勝物雌守柔而已知雄而守雌則不以剛勝物而能守柔也故為天下豁蓋豁下地流散所聚故也聖人兆於變化動而以天行則體天道之變化矣一卷一舒一啓一閉與時遷徙則卷舒啓閉不違其時矣知柔知剛知微知彰一寓諸庸則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矣知持後而處先未嘗先物而嘗隨物知守柔而能強未嘗勝物

而嘗下物故好之無數天下樂推而不獸能為雌於是乎在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徽宗註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疏義曰真知無知而不知乃知故能無知也而無不知也荀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聰所以作謀明所以作哲聖則事無不通智則物無不知聰明聖智可謂明白四達矣然而至人洞徹無窮而嘗若昏焉昭曠無外而嘗用晦焉可謂守之以愚也非能無知而何昔却雍規盜文子知不得其死顏子如愚仲尼稱亦足以發然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其得持滿之道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徽宗註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

物皮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于北則與物辯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為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疏義曰神妙物而不測惟聖人存之則與神為一化因形而移易惟聖人知之則與化為人存神知化以與道同體故也惟與道同體則與天地合其德而為萬物之所係雖天地神明足以配之萬物雖多足以育之無不可者是以其生之也以遂其性所謂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其蓄之也以極其養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雖兆於動出然自生自化以萬物為芻狗未嘗有愛人利物之心焉孰有之哉故生而不有雖效於變化然民日遷善不知為之者未嘗有自矜自伐之行焉孰恃之哉故為而不恃雖見於統一然自治自我而大制不割未嘗有刻制之巧焉孰宰之哉故長而不宰夫生之者常失於有而有之而能不有為之者常失於恃其成也而能不恃長之者常失於宰制雕琢而能不宰則以

微妙眇冥不可測究出於有物之表深矣
遠矣與物反矣故也非德小而妙孰與於
此故曰是謂玄德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
者天之色也春為蒼天則玄者天道之復
冬北辨之時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為德
妙而小焉天道已行矣非玄不足以名之

三十幅章第十一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

○ 微宗註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
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
萬物之理也車之用_三在運器之用_三在感室
之用_三在虛妙用出於至元變化藏於不累
如鑑无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疏義曰即至神以觀之意其有而非有意
其無而非無冥有與無而利用皆所自出
入則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也即
陰陽萬物以觀之顯而可見斯謂之有幽
而不測斯謂之無別有無於異相在有為

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故三
十幅共一轂埏埴以為器鑿戶牖以為室
皆顯於有者也車與器室利在是焉然車
之所以運器之所以感室之所以虛果何
物哉妙用出於至無而莫觀其端倪變化
藏於不累而莫窺其畛域如鑑無像因物
顯照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固非有也亦非
無也應物而不傷斯已矣至人用心每解
乎此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 微宗註曰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
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
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
有必歸无木撓而水潤火熾而金堅土均
而布練猶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為利天
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
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无也而世莫觀
其迹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
三者推而明之
疏義曰有則有礙無適非實無則無間無

適非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有之以
為利故也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無之
以為用故也目道而降域於兩間形而上
者不離於有在無亦顯也故道以器顯無
不廢有形而下者不外於無在有亦藏也

故器以道妙有必歸無散為五行水火為
用金木為器土穀為利木撓而水潤火熾
而金堅土均而布練猶出焉凡在天地之
間孰不實焉故人賴以為利降於域中天
其運乎地其處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

○ 有機械而不得已若運轉而不能自止孰
尸之者皆天也故世莫觀其迹焉雖然無
即妙有有即真無有無相生若循環然天
地之大秋毫之小未有逃此者即車之運
器之感室之容以明之凡天下之物所以
運所以感所以容可以類知矣老氏於斯
三者推而明之舉一以知萬故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微宗註曰目圓二焉其見者性也微而為

明則作哲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其聞者性也徹而為聰則作謀足以通天下之志觀道之人无形之上獨以神視无聲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者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

聰明為之表其於盲聾也何辯

疏義曰離再索得女外奇內耦其象為目

則目圍二也取諸八物為火火則其光外

景故在性為見目徹為明明以作哲故足

以斷天下之疑五色孰得以亂其明坎再

索得男外耦內奇其象為耳則耳藏一也

取諸八物為水水則其明內燭故在性為

聞耳徹為聰聰以作謀故足以通天下之

志五音孰得以汨其聰觀道之人解乎此

造見見之妙無形之上獨以神視故能見

不見之形造聞聞之妙無聲之表獨以氣

聽故能聞無聲之聲無所不見無所不聞

視聽不用耳目而所見所聞無適非真曾

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所見不能勝所

睹不知聞和於無聲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悅明而淫於色孰知天下之正色悅聰而淫於聲孰知天下之大者作聰明而聰明日衰則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其於聾盲與擇雖然人者自盲聾爾豈聾音之能聾盲人哉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微宗註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五味人

之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脂毒故令人口爽

人之生也形不盈仞而心侔造化聖人之

心動而緯萬方靜而鑑天地世之人從事

於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

不謂大哀也耶

疏義曰人食芻豢麋鹿食屬蛆蝨食蛇鴟

鴉嗜鼠四者孰知天下之正味所謂正味

即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是也人皆知味

之所味者有同嗜而不知有味味者存故

以芻豢稻粱為足美然而厚味寔脂毒雖

可以養口體而失其大體矣此五味令人

口爽也蓋爽差也口爽則失其所謂正味

矣且人之生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則形不盈仞也譬乎大哉獨成其天則心侔造化也聖人盡心之真動而緯萬方則周流無間靜而鑑天地則旁燭無疆方且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尚何從事於田獵之間

為哉昧者不知自勝為強徒以習馳逐為

務或踴趨以動其心而不能自得良心亦

從而喪矣可不謂大哀耶

微宗註曰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

而俱贖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

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

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何行

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

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貨之妨行如此

疏義曰先王懋遷有無化居所以阜通貨

賄使交利而俱贖也蓋利所以養人而化

之則為貨故交利而俱贖難得之貨衣之

不可衣食之不可食苟以是為貴則至於

決性命之情而繁富貴攘奪誕謾無所不至欲民安性命之情惟行之為守難矣然則聖人不貴異物賤用物者無他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是以捐金於嶢嶮之山投珠於五湖之淵不貴難得之貨使人我之養畢足而止孰有行妨者哉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則以動不為利正大人之行也孔子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以喻於利非君子之所為也莊子所以欲擲玉毀珠而貴夫不利貨財者以此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徽宗註曰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无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疏義曰坤厚載物含萬物而化光近取諸身則為腹以厚載而容也外陽內陰明兩作為離近取諸身則為目以外視而明故

也厚載而容則未嘗有擇收而積之亡處亡塊故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不能無辨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故有所不及聖人泯是非一好惡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無所決擇無所去取非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心有眼則開人而賊生也故聖人不為目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者驚貴大患若身

徽宗註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累則患莫大焉以富為是者不能辭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歎慘怛之疾怵懼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欣懼之喜交溺於心茲大患所以若身歟
 疏義曰寵者人之所榮在下之道也貴者人之所累在上之道也居寵而以為榮則

席其寵矣席其寵則辱或隨之處貴而以為累則矜其貴矣矜其貴則患莫大焉以富為是者不能辭祿累於厚利故也以顯為是者不能辭名累於高名故也親權者不能與人柄以權勢不允則夸者悲故也於是三者操之則慄所謂既得之患失之也捨之則悲所謂寄去則不樂也茲寵辱所以若驚歎集於體者非有慘怛之疾為陰陽之寇則有怵懼之安涉人道之患溺於心者非有怵迫之恐以毗於陰則有欣懼之喜以偏于陽一身之患叢起交攻貴而以為之累其患亦若此而已此大患所以若身歟

何謂寵辱寵為下

徽宗註曰龍之為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以覆焉則志於養養有辱之道古之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沖則何辱之有貪天位也慕天祿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

於人則為下之道

疏義曰行天莫如龍合則成體散則成章此變化自如不可制蓄也能見而不能潛未離乎六覆可泰之以駕馭服乘則未免有悔此可六覆焉則志於泰養有辱之道也其三寵之所以為辱是以故爾是以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知在我者有貴於三旌之位也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知在我者有富於萬鍾之祿也得持寵之術則居寵而思危知保福之道則在福而若其六冲故能富貴不離其身而福祿能長且久何辱之有哉苟或貪夫位而認偽以取貴慕夫祿而貪汗以取富知進不知退昧消長之理知得不知喪敵盈虛之數則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故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微宗註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得為悅其去不可圍故至人不以失為憂今

寄去則不樂受而喜之是以得失累乎其心能勿驚乎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

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異於此疏義曰至貴在我足以并國爵則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必而求無益於得以物之儻來寄也惟時無止則寄之其七來不可拒其得之也於我何加故至人不得為悅惟分無常則寄之去不可圍其失之也於我何損故至人不以失為憂昧者不知窮通如寒暑之序寄去則不樂或墮獲於貧賤受而喜之或充誦於富貴得失交戰於胸中靈臺且為之窒其不驚者幾希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豈以得失累其心哉何謂貴大患若身

微宗註曰據利執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

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隨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无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

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疏義曰以貴自居未免有患惟不自有其貴則可以守貴矣猶人之一身認為已有則動輒有礙知身非我有則可以保身矣今夫利勢之重得以據之賞罰之權得以擅之威福之柄得以專之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其貴可謂無敵矣惟聖人執虛取滿不以貴自居則雖貴而無患如人之有身寓百骸以隨肢體象耳目以黜聰明離形而不拘於形去智而不鑿以智則同於大通進乎不形無入而不自得也夫孰以身為患哉妄庸之人不能盡性而忘勢累於物以易其性不能盡心而忘形累於形以喪其心以物易性以形累心其患大矣其八

患大矣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微宗註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賦而存焉吾誰能為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

者解乎此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二顏子曰回坐忘矣夫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于已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為患蓋造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无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无患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為樂幾是已

疏義曰形骸之內有真君足以高天下有真宰足以制萬物形骸之外百骸九竅六臟賦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苟不知索於形體之內方且本身而異形認而有之皆感也惟體道者知形形之不形雖其形化而吾有不忘者存故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二齊壽夭也顏子曰回坐忘矣忘物我也夫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于已況

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無他知形骸之內有真君真宰者存故總括百骸者不能為之患也古之至人所以利累形異乎見得而忘形不以形累心至於廢心而用形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得則吾身非吾有也見不見之形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夫孰足以患心已是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无患豈以世之所榮而為辱人之所樂而為患哉伊尹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得持寵之術堯不以位為樂而得守貴之道幾是已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微宗註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

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適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疏義曰六合內外無盡無極則天下大器也必有出乎器者然後能運之出乎器者道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則天下神器也必有與於神者然後能守之與於神者道也聖人體是以在己故在天下而不淫其性宥天下而不遷其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天下樂推而不厭矣其次則有明乎物物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為者知一節重於一國兩臂重於天下身亦重於兩臂貴其身而不自賊愛其身而不自賤若可寄託而已夫豈殘生傷性以身為殉樊然殺亂為物所役蕭然疲役為物所困不知保身之道歟莊子所謂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正謂是也世俗之君子不知身為生之主適殺身以成名多方以喪生逐物而不返危身棄生以殉物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所喪多矣豈不悲夫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微宗註曰自主視視以辨物夷則平而無

辨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疏義曰天三生木在人為肝肝開竅於目

故於五事為視則自主視故也明兩作離

寓象於目而目之於色合而後有見則視

以辨物故也然視而可見未離乎色或高

或下可得而辨也妙道非色實然空然會

無兆朕視之不足見也其平坦然孰辨高

下列子所謂太易未見氣是已渾淪之初

氣且未見其平可知故名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微宗註曰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視而有

間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疏義曰天一生水在藏為腎腎開竅於耳

清濁與之能聞妙道無聲寂子家子曾元

音響聽之不足聞也風竊息統而有聞

經所謂大音希聲是已動於無方居於窈

冥其視可知故名曰希

得之不得名曰微

微宗註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得

之大象無形是已

疏義曰氣變而後有形有形而後可得至

道之精窈窈冥冥未始有物循之而不得

也是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者矣有形斯

可搏道之無形孰得而得之經所謂大象

無形則象之大者孰有過於道者哉夫惟

無形故其大無外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微宗註曰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

孰辨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

其明耳无所施其聰形无所竭其力道之

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

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

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疏義曰太易未判列子所謂色色者未嘗

呈是也色色者無色孰分高下大音希聲

列子所謂聲聲者未嘗發是也聲聲者无

聲孰辨清濁大象無形列子所謂形形者

未嘗顯是也形形者無形孰為巨細雖使

離朱當畫找皆望之而不見其形則目無

所用其明也雖使師曠終夜使首傾耳而

聽之不聞其聲則耳無所施其聰也雖使

知與與話之徒索之而終莫得則形無所

竭其力也自其視之不見言之則曰夷自

其聽之不聞言之則曰希自其搏之不得

言之則曰微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道

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

得列子所謂渾淪是也謂之渾淪則以氣

形質具混為一而未相離故也既已為一

矣且得無言乎

其上不微其下不昧

微宗註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

茲謂至神故不微曠言明也形而下者一

陰一陽辨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

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疏義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而神實妙焉則神固形而上矣陰知神之在陰而不知其亦在陽陽知神之在陽而不知其亦在陰神則陰陽不測也速不疾而行不至昏然

若亡而存是之謂其上不繳形而下者謂之器而道實寓焉則道亦形而下矣不偏于陽非獨陽而生不毗于陰非獨陰而成道則一陰一陽也可以約可以散在無亦顯是之謂其下不昧蓋繳與繳如之繳同繳言明也不繳則幽而難知矣昧與昧谷之昧同昧言幽也不昧則辯而有數矣雖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微宗註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疏義曰繩以約物使不失其直繩繩則不出乎防範檢押之內也道之倫經有條而

不紊若晝夜之有經一晦一明無或渝也故謂之繩繩然深妙眇冥無有無名莫測其幽明之故是以不可名若然則復本歸根一且宅不留非特未始有物而又至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者矣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空乎是之謂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微宗註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著萬象而不覩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无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鑿燧來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无狀之狀无物之象亦猶是也

疏義曰有狀故可見道無見也亦不離見

故為无狀之狀有形故可象道无形也亦不離形故為无物之象无狀之狀無物之象意其有而非有恍惚而中有物也意其无而非无惚兮恍而中有象也如太虛一虛化出萬有而未始有封含著萬象不

覩其端倪也如一性无性應物不窮而深不可測靈智自若而莫究其妙用也即有而無有實非有即无而有无實非無若日月去人遠矣以方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不旋頃而水火自至水火之為物不可以有元期之也无狀之狀无物之象亦猶是也故謂之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微宗註曰其始无首其卒无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疏義曰道之全體混成完具瞻之在前孰原其所始忽焉在後孰要其所終莊子所謂其始无首其卒无尾是也迎之隨之曾何有見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微宗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无地者或蔽于道之動而愚其強陽師陰而无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无執之以

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大常无易于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疏義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道雖非陰陽亦不離陰陽故也昧於道者分陰分陽

或悅生而累形則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強陽或趨寂以忘身則溺於道之靜而止乎枯槁為墨氏之兼愛者為人而廢義至於無見於畸為楊氏之為我者為我而廢仁至於蕩而不法不該不備蔽於一曲豈古

之道哉古之道有不廢无不可致詰而非有无不外有是謂恍惚而非无操此為驗稽此為決以應萬變以對方來變通足以盡利鼓舞足以盡神其於御世无不可者此古之道也是道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維綱宰制凡囿於物未有外是而能立者道之大常無易于此惟能探物之先而知其始則道之倫經皆在我矣故曰是謂道紀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太學生江徽疏

葛四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微宗註曰古之士則與今之士異矣善為

士則與不善為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為

一妙則與神同體玄有以配天通有以兆

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書曰道心惟

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

言則妙者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

天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

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宄之深者可究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

發於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禦寇居鄭

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

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疏義曰有上古有中古古之士則上古之

士也有上士有下士善為士則上士之類

也則古之士與今之士異矣善為士與不

而與乎神明於天而通於聖淵乎其不可測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蓋視之不見名曰微道無形也不可以目視惟知微故與道為一書所謂道心惟微是也常無欲以觀其妙神無是也不可以有求惟入妙故與神同體易所謂神妙萬物而為言是也玄之為色有赤有黑以能陰能陽故也而天之色在是焉易所謂天玄而地黃者以此能玄能黃則與天為徒矣通之為義往來不窮以無物能礙故也而聖之事在是焉傳所謂事無本適之謂聖者以此同於大通則入自聖門矣古之善為士者自微妙以至玄通莫然四解淪於不測非若水之深可測宄之深可究杜德機而不示豐智源而蓄出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若火事已而見灰其藏深矣不可測究世何足以識之昔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得此故也蓋圃澤多賢里非無仁也歷年四十處非不久也而人無識之者則以圖滑稽之權去形謀之老人無得而識之